

一切受造之物 2

一个似乎是偶然的博物馆参观对我影响非常大。

1969年，作为Iowa State University的一个年轻教员，我去Alabama的Tuskegee Institute作一些讲座。空闲时间我去了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纪念馆。Carver是Iowa State University的第一个非洲学生（1891），后来也成为其教员，他在1897去了Tuskegee之后就一直在那里。

我了解到Carver用他的天赋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。他培育了很多有用的花生和红薯品种，写了关于怎样用玉米杆做路面覆盖物之类的小册子。我注意到一张Carver教大学生主日学的照片。

Carver本来可以选择一个更高尚且赚钱的职业。可是，他过着简朴的生活，谦卑地研究自然以发现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造物主的秘密。人们常听到Carver说“主带领我”，“没有我的救主，我什么也不是”。

Carver的职业给我一个盼望：用我的职业来帮助别人。我的研究方向改成了大气物理，包括两版关于龙卷风和公共通讯的书，帮助人应对龙卷风。

随想：感谢主，用似乎是偶然的的机会来引领祝福我。开我的耳朵叫我今天可以听到你说话。

史建恩

一切受造之物 2

一個似乎是偶然的博物館參觀對我影響非常大。

1969年，作為Iowa State University的一個年輕教員，我去Alabama的Tuskegee Institute作一些講座。空閒時間我去了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紀念館。Carver是Iowa State University的第一個非洲學生（1891），後來也成為其教員，他在1897去了Tuskegee之後就一直在那裏。

我了解到Carver用他的天賦幫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。他培育了很多有用的花生和紅薯品種，寫了關於怎樣用玉米桿做路面覆蓋物之類的小冊子。我註意到一張Carver教大學生主日學的照片。

Carver本來可以選擇一個更高尚且賺錢的職業。可是，他過著簡樸的生活，謙卑地研究自然以發現，就像他說的那樣，造物主的秘密。人們常聽到Carver說“主帶領我”，“沒有我的救主，我什麼也不是”。

Carver的職業給我一個盼望：用我的職業來幫助別人。我的研究方向改成了大氣物理，包括兩版關於龍卷風和公共通訊的書，幫助人應對龍卷風。

隨想：感謝主，用似乎是偶然的機會來引領祝福我。開我的耳朵叫我今天可以聽到你說話。

史建恩